

## 明清两代的普陀山诗僧

□洪波雷

僧能诗者，多出禅宗。禅宗所谓：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善于从身边万物发现禅机，以诗契入。

普陀山禅宗，自真歇而下，五家七宗，各有兴衰，其中，又以曹洞、临济二宗为主。南宋初期，真歇所属之曹洞宗盛行；到宋宁宗嘉定年间，闲云德韶和大川普济先后任宝陀观音寺住持，二人皆系临济宗杨岐派法裔，所以临济宗又一时盛行，大川所著《五灯会元》，成为禅宗经典。曹洞宗所参“默照禅”和临济宗所参“看话禅”，一直争到了宋末。直到元朝，五家之泐仰、云门和法眼三脉凋零，两位临济宗高僧一山一宁和孚中怀信先后主席宝陀寺，才基本奠定了普陀山禅宗的主要流派。

明万历年间，在北宋后沉寂的律宗又得兴盛，禅宗一度式微。而在白华山南麓，却建起了一座禅院，开山祖师显光如曜，任普陀寺住持时，曾刺血书经，上疏朝廷，请建寺宇，又逊让朝廷所赐金紫袈裟。期满，得都司梁文捐助，造白华庵做退居之所。其徒朗彻性珠、孙履端海观，皆善于诗，推崇禅茶一味，所以吸引了很多文人儒将，来庵雅集。丁继嗣、袁茂英、张可大、杨大名、李耘、徐如翰、吴钟峦、陆祖修等，先后为白华庵留下诗作，也为佛国文化，留下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。

履端海观，字莲区，后在梅岑山磐陀石下建林樾庵。万历四十二年，内阁中书陆宝游山，在林樾庵拜会了海观，称其为诗僧，说明此时其已诗名在外。

海观的诗，大部分收录在《林樾集》，其中有《山居杂咏五首》：

是山俱可往，何必向崆峒。倦倚梅岑树，闲看涛弄风。  
一径通篱落，两石峙西东。偶然捧书卷，随意就蒹葭。  
——其一

支遁买山隐，我欲蹑其踪。因思普陀近，常闻聆耳钟。  
槛外饶绿筠，墙下有流淙。柴门不须掩，仗仗白云封。  
——其二

清晨上磐石，观兹旭日晖。光丽冲霄汉，水激向石矶。  
霏霏雨雪来，飘飘湿红衣。径尔还林樾，行人道上稀。  
——其三

凌虚向赤霞，千步亦多沙。细韵山寮竹，长飘水碓花。  
空濛云下宿，清冷月西斜。响屐曾谁到，萧萧说暮鸦。  
——其四

夜分犹不寐，起来步林月。叹息劳生扰，顾影渐白发。  
寒威侵逼人，竟火烧槽榭。烘罢上禅床，挺挺脊梁骨。  
——其五

这组《山居杂咏》，可以看出海观的诗风。自古诗人，皆爱以《山居》命题作诗，而远绝红尘，每日与山林为伴的僧人，所作之《山居》，更有其真切体会。海观的诗，诗风冲淡，用词浅白，描写了梅岑山的四季风景，也写出了出家人的清冷寂寞。第二首最后一句，很有寒山的味道，寒山有一句“庭际何所有，白云抱幽石”，而第五首最后一句，更如白话，一如寒山拾得之流，读之不觉枯索，可见禅家之心无挂碍。可惜这本《林樾集》今已散佚，林樾庵也在清道光年后倾颓。所幸当年张煌言为这本诗集作的序犹存：

世之辟佛者，率以浮屠氏为外教，而瞿昙氏，亦往往逃于枯空，谓不如是则非禅也。然东林慧远，白社风高，未尝不陶情吟啸，则诡于禅之外非禅而拘于禅之中者亦非禅也。夫善易者不言易，今使进禅而赋诗，而字摹贝叶，句勒昙花，则亦偶而已。何名为诗？夫诗本性灵，而禅亦性灵，要自有活泼泼地者，此即禅机也。普陀端公者，吾未知其禅理何如，而微吟高咏，绝非枯空者可比。彼岂欲以诗名鸣哉，毋亦禅机所触，不禁其洒洒扬扬矣。余偶得其数十而讽之，固无贝叶昙花风味，以是知端公能超于禅，而不拘于禅者也。端公之师朗公，有《秋兴》数十首，清微宛淡，业奇厥世，而端公能续其宗风，真不愧传衣钵矣。是为序。

## 二

清康熙年间，海禁初弛，百废待兴。通元照机和徒孙潮音通旭先后住持普陀寺，二人皆能诗。

通元所作，多在其退居梅樾庵后，描写了其退居生活，编成一集，名《通元诗集》，其中有一组《梅樾精舍口占》，或可窥其诗风：

风景只年年，盈盈白发鲜。竹窗遥听水，清沼懒栽莲。  
日月闲中掷，烟霞世外妍。罢琴维绣佛，诸事不相便。  
——其一

芝兰香满室，晴雨总相宜。地僻人难到，心闲鸟共知。  
千峰环短榻，孤月映清池。问衲今何事，猿猴足自怡。  
——其二

世外多幽赏，林泉事不群。春来啼旧鸟，雨过起新云。  
玩水知鱼乐，闻香爱蝶醺。此中何不悟，指掌示于君。  
——其三

浮生原是梦，六合一松关。识破水中月，观空镜里颜。  
随方皆乐土，何地不深山。趺坐山穷处，看云自往还。  
——其四

愚以为，对景抒情，五言胜于七言，尤其是律。通元的诗，可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禅诗。其17岁剃染，近九旬而寂，已经深悟禅机，所以在这些恬淡的诗句中，可以看到，一个已将自己融于山川日月的老僧。“此中何不悟，指掌示于君”，典出俱胝和尚的一指禅。文人朱谨，曾到梅樾庵拜访通元照机，赠诗一首：

深林藏幽屋，中有鹤发翁。枕石抱萝月，弹琴流松风。  
寂寞运真宰，燕闲忘化工。不知是何世，云水满清空。

而潮音通旭，他的徒孙，自然常承其教诲，但诗风却与其相异。潮音在住持任上，忙于重振山门，再次易律为禅，又造先觉堂，不分宗派，历代大德，皆奉于其中，全山庵蓬，从此亦多以临济正宗自称。潮音所作诗虽不多，但却流传甚广，其中列举两首：

谁裁蜀锦御庭中，霜雨频经念不同。  
瘦影尚欺蒿下菊，朱颜还傲岭头枫。  
低垂会学蝶亲舞，潦倒偏资益壮功。  
更似未衰花月兴，夜深沉醉倚秋风。

——老少年

山中行，闲踏青。没意智，沿路扯葛藤  
山中住，煨紫芋。拾枯柴，不伐长青树  
山中坐，偶回顾。牧童儿，问我牛何处  
山中卧，无事做。醒来时，红日将西堕

——山中四威仪

潮音的《老少年》，描绘了一个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形象。用词浓烈，情绪高昂，殊于禅诗。可惜潮音并未像他师祖那样高寿，半百而歿，次年朝廷就下旨敕造两寺，没有等到这个消息，对其而言真是莫大遗憾；《山中四威仪》一诗，是潮音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诗，诗体似谣非谣，似偈非偈，类似于竹枝词。数百年来，不少学者，都在寻找蕴含其中的禅机。而是何禅机，恐怕只有其本人知晓。

这首诗的第二段，被后人奉为山中仪轨。直至今日，犹将“拾枯柴，不伐长青树”立为禁约。

## 三

法雨寺的禅宗第一祖别庵性统，也是位产量很高的诗僧。自宋以来，题咏普陀山的诗作有数百之多，不胜枚举。别庵也不例外，写过一首《题普陀》：

照潮鼎运海云开，朱履欣从破绿苔。  
断珣旌旗旗丽日，虚堂钟鼓震春雷。  
广传衣钵贤王泽，遍溯源流大帅才。  
伫听金鸡清报晓，九垓应放舞三台。

这首诗的创作背景，是在普陀山展复之初。别庵接到了朝廷的圣旨：全面修复普陀山丛林。所以欣喜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写下这首气势雄浑的《题普陀》，展望普陀山的美好前程。春花秋月，多受骚人赞美。身在佛门的别庵，也作了一首《牡丹》：

谁将脂粉与春风，漏泄许多在碧丛。  
雨洗淡红烟作暮，不令人见态还工。

这首诗，将牡丹比作美人脂粉，在烟雨后愈发妩媚。别庵并不因为遁入空门，而排斥被视为艳俗的牡丹。当然，释家弟子，题咏最多的自然是莲花---佛教的圣洁之花：

羨渠水质出淤泥，衬绿凝妆万朵齐。  
海印乍看成一色，鹭鸶飞入暗香迷。

别庵的这首《咏白莲》，写的是普济寺前海印池的莲花。莲池夜月，是普陀十二景之一，而别庵所见，白天的莲池也有万种风情。如杨万里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就连鹭鸶也为之沉醉。

别庵有几首诗，是感怀故人而作。故人扣平超直，任法雨寺监院多年，是别庵的得力助手。在南京募购木材时，积劳成疾，病逝于途中。别庵深为哀痛，造塔于扣平焚修过的观音

洞，每岁率寺僧祭拜，以诗缅怀：

着屣缘何事，穷年踏雪来。双梅从昔老，孤塔自今培。  
乱草连云暗，悲风带雨摧。平公面目隐，挽仰动深哀。  
——其一

泪尽心灰矣，思君不欲来。台花新雪衬，石径故人培。  
朝赏债谁待，暮行有鸟催。云根冰骨冷，一到一回哀。  
——其二

这两首祭诗，饱含哀恸之情，可见别庵和扣平的感情笃厚。漫山飞雪，羊径崎岖，别庵还是年来祭。洞外寒梅，故人所植，蜿蜒的山路，也是故人开筑，而物是人非，化塔中一抔。别庵的诗，收录在《梅岑集》，慈溪名士裘琏作序。

## 四

普陀山的诗僧，值得一提的还有鸿昆能仑和开霁得辉。鸿昆自幼就被送到普济寺，勤奋好学，工诗文，从一个小沙弥，做到了书记僧。道光五年，公举为普济寺住持。普济寺所藏《康熙南海普陀山志》志板，在嘉庆十年被火焚毁，鸿昆继任住持后，又重新编辑，网罗散佚，请定海县幕宾秦耀曾刻《普陀山志》20卷。住寺30年，德行远播，有很多文人慕名来访，和鸿昆诗文互答。

鸿昆为重编之《普陀山志》写过组诗《南海十二景》，当时为人所称道，其中有一首：

如来无刹不留名，胜地何殊舍卫城。  
今日海天瞻法相，莲花朵朵放光明。  
——佛选名山

佛选名山，即不肯去观音。唐咸通年间，日本僧慧锇从五台山求得一尊观音像，欲带回国内。船从明州出发，途经普陀莲花洋，为风浪所阻。慧锇认为是菩萨不肯东渡日本，遂置像于潮音洞上，故谓“佛选名山”。

平心而论，此诗并非上乘之作，类似于祝德风所作《普陀十二景》，典型的命题诗。

在鸿昆五十岁的时候，他为自己做了首《五句自叙》：

蒲团也自惜三余，贝叶频翻略注疏。  
学道须明言外意，参禅曾读古来书。  
不难易处分难易，没实虚中见实虚。  
自愧百年斯过半，依然魔障未消除。

这首七律，比起前面那首，写得要高明许多。作者写了自己的参禅感悟和心得，末了还自谦尚未参透。当时也有很多僧俗，写诗为鸿昆祝寿。

开霁得辉的身世，和鸿昆能仑截然不同。开霁生于晚清一个读书人家，自幼习读四书五经，光绪初入杭州余杭、桐庐县衙，属于公务人员。光绪十年，到普陀山进香，在法雨寺拜谒了高僧化闻，而感宿因，次年到来山庵，削发为僧，剃度名源辉，受具足戒于普济寺。化闻付以衣钵，又赐法名德辉，开霁后来在浙江各地丛林，任方丈一职。诗名远播，自号孤峰，刊行于世的有《僧家竹枝词》《西方乐四十八咏》等诗集。

《僧家竹枝词》共四十八首，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。有开霁自序一篇：

嗟乎！佛法至今日，其不堕于缕乎。古时出家难，试经方度，官给度牒。乘戒后，参访知识，无刻不以上为念。故晋魏唐宋以来千余年间，高僧辈出，了悟者代不乏人。朝廷尊师重道，优礼有加，异于常数。盖以此事为重，下亦不肯自轻也。今时出家易，僧众愈多，真衲愈少，无论乡曲小庙，除应酬经忏外，不知修行为何事。宗教律净，杳为不闻。师无以为教，弟亦无以为学。即通都大邑，名山巨刹，亦往往重外而轻内，舍本逐末，以集缘兴造为急务，置身心性为缓固。拈花之旨，西来之意，大半束之高阁。欲求佛道之盛，其可得乎？

戊戌春，昼长无事，偶将僧家所行，衍为俚词，以示徒辈。自入山以至舍报，得题四十有八。俾知若者上品，若者下流，若者当法，若者当戒，生大惭愧，发大勇猛，树精进幢，被坚固铠。思与圣贤比肩，不屑与流俗为伍，庶几不无小补。噫！诸佛世尊，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无非欲人开示，悟入佛之知见，方物佛之本怀。顾末世众生，障深根钝，顿悟为难，计惟有念佛一门，十方诸佛所共讚，历代祖师所共功。横超三界，带业往生，人人可行，圆顿直捷。永明寿禅师曰：“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”是到家以后，直与宗门，无二无别。若不出此，东钻西撞，盲修瞎炼，贡高我慢，增长无明。自以为修行可以了生脱死，吾不知其可也。倘不悟正修，作为无益。一转瞬间，报缘已尽，随业漂流，不能自主，甚至蒙累下失却人身，不更大负入山之初志。汝曹其勉旃。

这篇序，开霁抨击了当时因时局动荡，佛门中人无心修行的现象，对现今丛林，也有教育意义。

开霁禅净双修，如今的普陀山，僧人亦多以此为修行法门。

